

被提起的談資。台灣處於這樣的政治氛圍與集體記憶裡太久了，有關蔣家的事蹟不斷被召喚，一次次如同降乩顯靈，尤其是降駕於政治人物身上，凡稍操作不慎，皆易遭反噬，特別是台灣群體的國家認同仍處於未取得共識的階段時。可想而知平路選擇這項議題是何等大膽，也令人折服；平路展現出小說家的專業，《夢魂之地》並非「翻案小說」，而是將作品中的每一個人作為「人」來看待，對身為人及其扮演的角色提出各式詰問。作品透過多重意象的疊合擴展反思空間，像是民間信仰的三太子與廟堂中的太子爺、政權接班人身世的秘密牽動到國家決策的秘辛，乃至於文中主角的敘事是藉由乩身道出，而《夢》作何嘗不是作者利用小說載體，將意念棲居其上呢？這些巧妙的安排與環節，在在顯示出作者的高超寫作策略。

兩蔣父子之於台灣猶如馬克思的幽靈之於西方現代社會，眾人皆不自覺地處於其陰影之中，也或許因為這長期以來的共生共伴，平路在《夢魂之地》中有著與以往作品帶有冷冽筆調不同的溫柔。收束起史家筆法，與其點評歷史人物，她更想探問書中裡的孩子怎麼變成這個樣子？一個國家怎麼變成這樣？前塵如何開解，平路為讀者留下了鼎卦，暗示宿命終將破局，或者在某個瞬間，一切將變得比較可解，《夢》作不似前二部曲，最終留下一地蕭索。

童偉格



圖2 童偉格
攝影／黃允中

在文字密林中探巡劫後的心靈史

今年度第11屆「聯合報文學大獎」揭曉，由童偉格榮獲本屆大獎；他以近作《拉波德氏亂數》展現其在文學視野與格局高度上的一大躍進，獲得評審一致肯定，此外其代表作《西北雨》一同被列為推薦代表作。《拉波德氏亂數》成為童偉格創作歷程中嶄新的座標，間接替他撕下「新鄉土」的創作標籤；《拉》作的圓臻成熟亦於今年榮獲「Openbook好書獎·年度中文創作」肯定，顯示該作於文學性與社會性之間取得難得的平衡，也再度標誌了他於當代華文文壇的新地位。

閱讀童偉格的作品從來不是件易事，讀者必須在他的創作畛域裡緩步而行，盡可能地調整自己的閱讀速率與停頓頻率，將其放得更輕、更慢，才不至於眨眼一瞬而迷失在童偉格搭築的文字密林裡。從《王考》、《西北雨》中略帶溼氣的台灣東北角小鎮到近作《拉波德氏亂數》裡一望無盡的白色恐怖迷霧森林，不光是因為題材碰觸到死亡與壓迫，再加上童偉格獨樹一幟的敘事方式，本該鏗鏘有力的文字化作喃喃低吟，使讀者更需耐心將作品一字一句加以咀嚼嚥下。

《拉波德氏亂數》將如此的閱讀經驗推展到極致，該作描述東歐大屠殺歷史，涉及的角色涵蓋倖存者、受難者、失蹤者、加害者及其後裔、證言者等；全書提及的歷史人物包括杜斯妥也夫斯基、普利摩·李維、讓·埃默里、因惹·卡爾特斯、羅伯特·安特姆、卡夫卡、亞努赫等數十位，彼此的遭遇或許並無實際交會，但在思想上卻相互交織、回應與影響，共同圍繞在戰爭、集中營、極權體制壓迫以及創傷書寫的主題上。可想而知《拉》作富有龐大的知識含量，每一章節都在挑戰讀者的先備知識。童偉格在《拉》作中更刻意延緩讀者的閱讀節奏，運用去掉主詞的段落、以連續性短語構成的句子、不同時空場景的來回跳接等形式，皆有效地顛覆讀者快讀的習性；他坦言有意打破閱讀的舒適圈，試圖使讀者難讀難忘，「我希望讀者迷路，一直讀不完這本書，隨便翻開一頁，每一頁都是第一頁。」同時文章的磕磕絆絆，既是蓄意亦是無意，面對人類的大屠殺歷史，語言是何等無能為力，描寫再多充其量可能僅是事實的一隅，但文字卻又是保留記憶的必要手段。

《拉波德氏亂數》雖是講述東歐歷史，但童偉格的創作動機卻是緣於台灣文學與白色恐怖歷史。他曾參與台灣白色恐怖小說選與散文選的編選，原以為自己僅需提供審美標準和文字技巧的判準，卻在過程中對於歷史書寫的價值與再現方式產生了質疑，進而對「自己的文學觀和生命觀因此徹底顛覆」。此外當他因駐村計畫信步於奧斯威辛集中營時，外在環境的美景衝擊了他，他暗忖在人類大規模受難之地讚嘆美是否恰當？以及受難經驗的表述該以美學為考量嗎？

他決定以創作來回答這些詰問，於焉產生了《拉波德氏亂數》。至於台灣白色恐怖的文學寫作呢？童偉格認為台灣人對這段歷史仍未有普遍共識，轉型正義工程尚在發展階段，因此一部不訴諸於悲情、不過於精煉而偏離事實，帶著「常溫」的台灣白色恐怖之書需要更長時間的醞釀，創作者本身及大環境皆是，讓時間化作琥珀，緩緩流淌凝結方能成就一部突破框架之作。